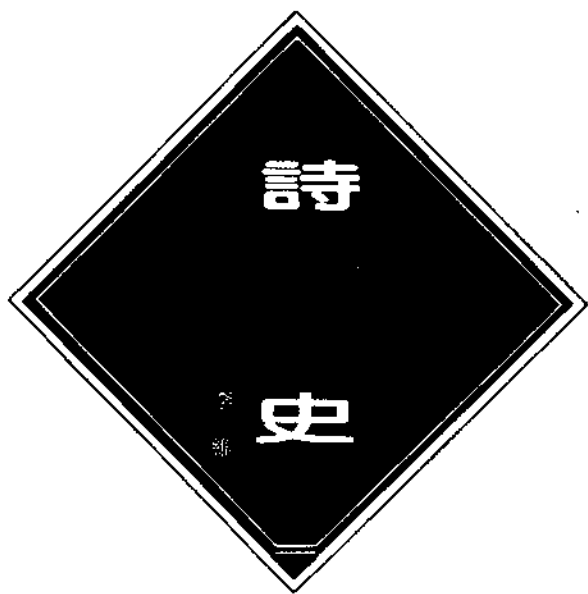


•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



東方出版社

目 录

卷 上

第一章	中国诗之源起	(1)
第二章	三百篇为中国诗学之渊藪	(5)
第三章	楚辞代兴与春秋战国诗学之中断(上)	(16)
第四章	楚辞代兴与春秋战国诗学之中断(下)	(19)
第五章	两汉诗体衍进及乐府之特盛(上)	(22)
第六章	两汉诗体衍进及乐府之特盛(下)	(29)
第七章	魏诗为六朝诗学之先导	(34)
第八章	两晋诗学极盛与中兴以后作者之玄思(上)	(43)
第九章	两晋诗学极盛与中兴以后作者之玄思(下)	(53)
第十章	宋诗再振为六朝诗学之极峰	(59)
第十一章	齐梁陈诗风绮靡与六朝诗体之蜕化(上)	(66)
第十二章	齐梁陈诗风绮靡与六朝诗体之蜕化(中)	(70)
第十三章	齐梁陈诗风绮靡与六朝诗体之蜕化(下)	(80)

第十四章	北魏北齐北周诗学之不竟	(83)
第十五章	隋诗余光反射为六朝诗学之终局	(87)

卷 中

第一章	初唐诗体与沈宋(上)	(92)
第二章	初唐诗体与沈宋(中)	(99)
第三章	初唐诗体与沈宋(下)	(106)
第四章	盛唐诗学鼎盛及诗体之大成(上)	(110)
第五章	盛唐诗学鼎盛及诗体之大成(中)	(117)
第六章	盛唐诗学鼎盛及诗体之大成(下)	(121)
第七章	中唐诗风一变与元和长庆间诗 人之体别(上)	(123)
第八章	中唐诗风一变与元和长庆间诗 人之体别(中)	(128)
第九章	中唐诗风一变与元和长庆间诗 人之体别(下)	(135)
第十章	晚唐诗人之别致与诗学衍变后 统派之分传(上)	(144)
第十一章	晚唐诗人之别致与诗学衍变后 统派之分传(中)	(148)
第十二章	晚唐诗人之别致与诗学衍变后 统派之分传(下)	(153)
第十三章	五代小词代诗	(159)

卷 下

第一章	诗势尽后北宋各派作者之天才(上)	(164)
第二章	诗势尽后北宋各派作者之天才(中)	(169)
第三章	诗势尽后北宋各派作者之天才(下)	(175)
第四章	南宋四大家与永嘉四灵(上)	(181)
第五章	南宋四大家与永嘉四灵(中)	(185)
第六章	南宋四大家与永嘉四灵(下)	(189)
第七章	诗学降落中辽金两代之朔角孤星	(193)
第八章	元四大家诗体与铁崖乐府(上)	(199)
第九章	元四大家诗体与铁崖乐府(下)	(203)
第十章	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上)	(206)
第十一章	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中一)	(212)
第十二章	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中二)	(216)
第十三章	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下)	(219)
第十四章	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上)	(222)
第十五章	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中一)	(226)
第十六章	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中二)	(231)
第十七章	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下)	(235)

卷 上

第一章 中国诗之源起

诗之源起——黄帝以前歌诗——尧代歌诗
——舜代歌诗——夏代歌诗——商代歌诗
——夏代歌诗为风骚之始

郑康成《诗谱·序》曰：“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刘彦和《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又曰：“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郑氏昭其迹，刘、沈推其故，其言均是也。人禀七情，韵语自应始于生民，而文字未备，留传亦难征其所据。惟后世文人，于其载籍中，或存其目，或具其文，伏羲以下，历历可数。虽伪托之书众，追记之作多，而舍此之外，更无可考，故

不得不并著之于篇，以备学者辨正焉。

伏羲作瑟，造《驾辨》之曲，教渔制《网罟》之歌，一见《楚辞·大招》，一见《隋书·乐志》，上古歌诗之见诸载籍者，此其始也。惟其文久佚，无可稽考。降及葛天，有三人拊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虽目存《吕览》，而事近传说。神农教民食谷，有《丰年》之咏，夏侯玄《辨乐》，仅存空名。《汉书·艺文志》记黄帝之铭有六，今则只余其二（《巾几》、《金人》），且已经补纂，恐失其真。至少昊、颛顼之世，所称《白帝、皇娥》二歌，识者均指为王嘉伪撰，更不足论也。惟《弹歌》一章，其词近古，其文见于《吴越春秋》，其时代或以为黄帝，三代以上之韵语歌辞，此其是欤。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弹歌》）

唐、尧之世，史称极治。《礼记·郊特牲》载其《蜡辞》。《淮南子·人间训》致其《戒语》。野老击壤之歌，见于《帝王世纪》。康衢童谣，则传自《列子》。帝王多忧勤惕励之言，庶民有怡然自得之趣，使非伪托，则当时郅治之隆，可迹而得也。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宅。

（《蜡辞》）

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蹏于山，而蹏于垤。

（《尧戒》）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击壤歌》）

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康衢谣》）

有虞承祚，文辞愈炳。《明良喜起》之歌，《卿云》、《南风》之咏，上下唱和，传诸载籍而辞采堂皇典雅，斐然成章矣。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居事康哉。

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庶事惰哉。

（《明良喜起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卿云歌》）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

夏代歌辞，实启风骚，《吕氏春秋·音初篇》载，禹见涂山氏女，女作歌，始作南音，周公、召公取以为《二南》。孔甲《破斧歌》，始作东音，《豳风破斧》之所兴。而帝启之乐，又《楚辞·九歌·九辩》之宗也。此外若《书序》载太康有《五子》之歌，《绎史》引帝相有《源水》之歌，《韩诗外传》称帝桀有《夏人》之歌，均疑伪托，未可信也。惟《困学记闻》所载《夏后铸鼎繇》，错综用韵，其真伪自属待辨，而其辞固皆可诵也。

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

国。《《铸鼎录》》

商汤代兴，德音愈茂。开网三面，作祝以存其仁，桑林祷天，致语以极其敬，盛世之音，不可多觐。降及末运，箕子有《麦秀》之歌，伯夷有《采薇》之咏，一代流风，犹存遗响。《吕氏春秋·音初篇》载，《有娥氏》有二佚女作歌，始作北音，殷整甲徙宅西河，始作西音，《三百篇》中邶、鄘、卫、秦诸风所自兴也。而《商颂》十二，论者且引为《周、鲁》二颂之源。三代歌辞。至有商成其观矣。

蛛蝥作网，今之人循续。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网祝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采薇歌》》

以上所举歌辞，多传诸后人载籍中，其真伪自莫能明，惟观其渐进之势，似非全出伪作，故取以为中国诗学之源始。《吕氏春秋》，其书近古，所云“有夏歌辞，实启风骚”。其言当有据也。

第二章 三百篇为中国诗学之渊藪

三百篇之年代——十五国风为纯粹的平民文学——雅颂——三百篇之永久价值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三百篇》者，皆春秋以前作品也。《三百篇》中之最古者，当推《商颂》，而《鲁颂·閟宫》又明是春秋时代事，中间距离，竟多至八百余年，其采选精严，概可想见。惟大部分则多是西周末季作品，春秋时作品，虽间或杂入，但不多耳。

《三百篇》为中国纯文学之祖，学者无不知之，其中之十五国风，盖纯粹的平民文学也。书时书事，写情写景，状人状物，以至叙述平民生活之状况，刻画普通社会之心理，通其思想，明其美刺，无不恰到好处，数千年来遗留之文学，未有能出其右者。一般文人学士，得其一奥，即足名家，故均视为文学之巨壑焉。本章亦止就其在文学上之价值，略举而论列之，使知后世之所谓文学

者，无一非由此蜕化而出。至于详其名物，辨其篇第，审其音变，明其意旨，则经学考据家优为之，是篇不及也。

《三百篇》长于写时，写时最难不着痕迹，而《三百篇》优为之。《采芣苢》，写治时者也，而无一语及治，盖一及治便著痕迹矣，故其只以妇女采撷芣苢之闲情逸致，烘托点染，而民间之安乐，时代之承平，自在人人意想中。《三百篇》均应如此读去，此一例耳。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襋之。

（《周南·芣苢》）

《北风》，写乱时者也，而无一语及乱，荒凉自在目中。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邶风·北风》）

《三百篇》长于书事，书事则无不是。《击鼓》，自叙者也。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能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邶风·击鼓》）

《新台》，叙他者也。

新台有泚，河水湑湑。燕婉之求，籊籊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籊籊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邶风·新台》）

《三百篇》长于写情，写情则无不挚。《氓》，写男女之情者也。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坳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卫风·氓》六之二）

《谷风》，写新故之情者也。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尔，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邶风·谷风》六之三）

《燕燕》，写离别之情者也。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邶风·燕燕》）

《黍离》，写感触之情者也。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王风·黍离》二之一）

《黄鸟》，写死生之情者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秦风·黄鸟》三之一）

《伯兮》，写契阔之情者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绸缪》，写夫妇之情者也。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桀者。子兮子兮，如此桀者何。

《常棣》，写兄弟之情者也。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小雅·常棣》八之四)

《伐木》，写朋友之情者也。

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嚶其
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小雅·伐木》三之一)

《蓼莪》，写亲子之情者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小雅·蓼莪》六之三)

《三百篇》长于写景，写景则无不真。《东山》写意境者也，用
以之劳归士。

我徂东山，悵悵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裸

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叮嚀鹿场，熠熠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鬻樵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𩇔。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幽风·东山》四之二）

《采薇》，亦写意景者也，又用以遣行戍。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六之一）

《硕人》，写实景者也，在善于造语。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涉涉，鱣鲔发发。葭莩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卫风·硕人》四之一）

《君子于役》，亦写实景者也，在善于取境。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二之一）

《三百篇》长于状摹，状摹则无不细。《硕人》，状人者也。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四之一）

《无羊》，状物者也。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犝。尔羊来思，其角湏湏。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糗。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小雅·无羊》四之二）

《三百篇》有叙述平民生活之状况者，《七月》，是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父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